

下雪了,雪落江湾,天地浑然。我居临江高楼,凭窗而立,目之所及,尽收眼底。既有着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的北国风光辽阔之感,更把眼前这一大片江湾的壮美景色收入同框。

松花江从西南而来,向东北流去。途经哈尔滨,这精灵被城市的异域风情所吸引,不肯径直而去。数百年来在江的北岸千折百回,留下了这道大大的江湾,冲刷出一片片的湿地和宽厚的滩涂。



松花江畔雪景。
张澍摄



龙头新闻 APP 敬请关注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



松花江北岸大剧院雪景。 张澍摄

風物

雪落江湾

□韩玉皓



雪后戏雪的孩子。张澍摄

历史上,老哈尔滨人习惯地把老城区叫作“江南”,对面则是“江北”了。开埠百余年来,江北除了船坞、码头、打鱼场,便是农舍、乡间和广袤的田野。江岸荆棘丛生,水泡子多多,自然生态处在最初的原始态。“一江居中、两岸繁荣”,不经意间,“江北”崛起且形成“加速度”。如今的“江北”已经成为“哈尔滨新区”,而且是国家级新区,重点建设项目如火如荼。特别是“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,让独具雄厚冰雪资源的哈尔滨打出了又一张走向世界的王牌。冰雪下的江湾湿地,已经成为中外观光客来哈尔滨赏冰玩雪的必然打卡地。

美丽的太阳岛

这江湾上最美的景致,当属太阳岛,它与流淌的松花江相生相伴。20世纪80年代初,一曲《太阳岛上》,让这个深藏于大江北岸茂密森林中的岛屿蜚声中外。如今的太阳岛不仅有了丰富的内涵,而且有着更广阔的外延。据说,新的太阳岛辐射面积方圆已达80余平方公里。从西南方向的四方台区出发,沿滨水大道一路向东北,至新建成的松浦大桥,绵延几十公里,都揽入了“太阳”的怀抱。从太阳岛向西,可与呼兰河湿地以及众多湖泊相拥相接。金河湾湿地公园、金河湾影视城、“三湖一岛”、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,还有刚刚建成的江北船坞湿地景观,一水相连,众星捧月。大雪之下,玉带环绕,古老的太阳岛愈发年轻,大有天鹅项下“珍珠”之美。

哈尔滨素有“冰城”之称。但是,冰城的冬天,不只是有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,更有着冰雪下的火热,展现着激情与速度。与太阳岛相毗邻的冰雪大世界,在风雪中英姿焕发。高耸的塔吊,飘扬的旗帜,轰鸣的钻机声,搅热了这个初冬,向世人昭示着北京冬奥之年,这里将掀起更大的冰雪热。有媒体称,2021第三届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以“快乐冰雪,相约冰城”为主题,总体规划面积约140万平方米,秉承着“一条松花江,两岸风景线”设计理念,充分利用宽阔松花江面,采用中轴两侧延展、镜像对称布局方式,着力打造核心娱乐区、趣味活动区、公益体验区、一站式体验区、机车扩展区五大功能区、三十余项娱乐项目。

22年前的冬天,喜迎千禧年,哈尔滨松花江畔建起了第一座“冰雪大世界”。从此,晶莹、梦幻、浪漫成了这座冰雪王国的代名词。

20余年来,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如期履约。今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以天然的冰体讲述冬奥的故事,借助冰建筑的声光动感,带你感受冬奥的魅力,深度还原曾经的冬奥主办国的异域精彩,以六大冬奥主题分区,献礼2022年北京冬奥会!

约400米长的大滑梯用一块块冰体浇筑而成,延续着往年的惊喜,带你感受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;一座120米高的雪花摩天轮,将会承载您在120米的高空中俯瞰整个江湾,大江两岸的冰雪浪漫与梦幻尽收眼底;主塔形似冬奥圣火,巍峨耸立、神圣庄严。冬奥之光,闪耀世界,圣火之巅、激情相约,欢乐相聚、雪山飞扬,冰城人以火热的情怀和丰盛的冰雪盛宴献礼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

今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不仅艺术观赏性更佳,视觉震撼性更强,而且出行方式也得到了极大改善!哈尔滨地铁2号线从江南穿越松花江,出入口直接连接着冰雪大世界的售票大厅,让所有憧憬着这座童话城堡的游客一站直达园区,再也不用为交通所困扰。从报道中看到,冰雪大世界策划了跨年夜、春节、情人节等多场主题活动,游客在游览园区景观、畅玩游乐设施之余,还能亲

身感受冬奥项目、参加主题活动,趣味性参与感更强。

“松花江水波连波,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”。这首歌不仅唱响在江水荡漾的夏季,而且回响在严寒下的冬天,它没有因为严寒而褪去青春的活力,而华丽转身有了新的舞台。

下雪了,起风了。寒风自西伯利亚而来,江风顺大江狂舞卷起千堆雪。在这风雪之中,在高空俯瞰,能见到一座巨大的雪堆造型的建筑物,那就是大剧院了。于2015年落成的哈尔滨大剧院成为音乐之城的新地标。其型外观宛如江风削出的雪塑,又如随风飘舞的绸带,与周围的湿地景观相互映衬、浑然一体。设计师曾说“它是江北湿地上的雪堆儿”,当然,也有人称其为“雪山”,是江北“太阳系”的雪山,白雪皑皑之间,它隆起在松花江边。

江湾上的新风景

如果说,哈尔滨的“江南”彰显着“东方小巴黎”的异域风情,那么,“江北”以大剧院为地标,就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当代范儿。

雪花飘落。从我看到的方向,墨绿色的穹顶更像一个大大的麦克造型,被银白色的丝绸所缠绕。这个丰富的想象,使我好像听到了有歌声从那里传出。剧院大大的平台,是雪花铺就的天然舞台。一位抖音制作人独自尽享这份宁静。一袭红衣,脚蹬红靴,蹦蹦跳跳,喜不自胜:“我爱你塞北的雪,飘飘洒洒漫山遍野……”

以大剧院为圆心,形成了江湾上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公园,秉承了“海绵城市”的生态理念,通过景观手法修复被江堤隔离的湿地生态,为动植物的繁殖提供可靠的保障,利用湿地对城市雨水进行滞留与净化,植物种植乔木以白桦为主,穿插少量的水曲柳、蒙古栎等,水植物以荻、千屈菜、芦苇、香蒲等为主,加之原生态湿地中独有的植物塔头等,构成湿地公园异常丰富和多样的植物景观。

蜿蜒迂回的栈道上,铺满了积雪,像一条条玉带从大剧院主体建筑向四处飘逸。摄影发烧友依旧是长枪短炮,捕捉最美的瞬间;垂钓者们凿出一个正方形、圆形或并不规则的冰窟,怡然自得的等着江鱼上钩;江湾的水还没有完全结冰,冰带竟洒脱地展示出一个“如意”形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这美妙的环境以一个最好的注解。一群江鸥盘旋在空中,时而俯冲下来,直入江水,捕捉着猎物。这可能是它们在松花江上今冬最后的觅食。因为,更大的风雪即将到来,江面会在一夜间完全封冻。这时的孩子们和这江鸥一样,与雪嬉戏,与严寒为伍。看那,湿地公园如今成为孩子们的乐园,打爬犁、打雪仗、滚雪球、抽冰尜、耍雪圈,不亦乐乎;开心的笑声,回荡在大剧院周边,吸引着欲飞的江鸥水鸟,放慢了速度,那打下翅膀,站立在残荷尖、灌木中,还有那停泊的小木船上。

江湾无处不飞花,十里长堤十里歌。

下了一天的大雪,可能是累了。傍晚,雪停了下来,夜幕降临,华灯绽放。远之四方台、阳明滩大桥,松花江公路大桥,近在大剧院、中源大道、东北虎林园,楼下龙江第一村,再到百年老江桥,远至新松浦大桥,一排排路灯,一行行冰莹,一条条流线,一道道彩虹,编织成大江之北最绚烂的色彩。白天很清晰的路线,怎么到了这时分却混乱起来。雪霁晶莹,入坠星海。行驶的车灯,游曳其中,如流动的首符,穿梭往来,又如织线,编织着江湾夜幕下最美的色彩。

岁
月
刻

东北大烟炮

□张伟东

十冬腊月里的东北,如果不刮上一两场大烟炮,就等于冬天没有来过。没有见识过大烟炮,你也就体验不到什么叫凛冽;没有经历过大烟炮,你也就不知道什么是数九寒天。

大烟炮,曾经是北方冬季里司空见惯的一种气象,更是一道奇观。通常在三九寒天里,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降完之后,大烟炮就刮起来了。

怒吼的寒风挟持着雪粒子疯狂地抽打着这个世界。大烟炮像哥斯拉一样张牙舞爪着膨胀起来,歇斯底里地嚎叫着,不可一世地咆哮着,无孔不入地扑向山川,扑向原野,扑向大河,扑向树木,扑向房屋……仿佛要席卷和埋藏尘世间的一切。它横着刮,竖着刮,斜着刮,转着圈儿刮,拧着劲儿刮,肆无忌惮地刮,直刮得天地间一片迷茫,混沌沌沌,没有了尽头。虽然大烟炮的阵势看上去有些恐怖,但是在这样的天气里,偶尔也会碰上一些奇闻和趣事。譬如,有离窝的野鸡出来打食,被大烟炮刮得晕头转向,无处藏身,情急之下,就赶紧一头扎进雪窝里,尾巴撅在外面,野鸡以为这个姿势很安全,却让捕猎的人逮个正着。有的野鸡眼睛被雪面子糊住之后就不停地流泪,边化边冻,眼睛上就挂着丸子般大小的冰蛋子,瞅不见路了。翅膀尖的羽毛上也坠着冰砣子或者是雪块子,飞得非常吃力,跌跌撞撞着落在庄户人家的窗台上避风头。过去的东北,多数人家的窗户都是拿纸糊的。野鸡嘴尖,用力一戳,窗纸就破了,然后一头就栽进人家外屋的饭锅里去了……

大烟炮也是有规律的,差不多刮上三天就渐渐地销声匿迹了。沉淀下来的世界澄静而辽阔。放眼一望,山是白的,树是白的,江河是白的,房屋也是白的。经历一场大烟炮之后,世界变得冰清玉洁了。莽莽原野之上,雪浪此起彼伏,一个紧连着一个。有人脚上穿着皮乌拉,身上裹着羊皮袄,手里拎着木棒子在雪原上追豹子。豹子受到了惊吓,将尾巴上的一撮白毛扎撒开,亮着白屁股在雪浪里跳跃着奔逃。雪积得太深了,豹子的四条腿用力一蹬,雪壳子就托了肚皮。猎人也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窝里跋涉着,追累了,就大喊一声,“豹子!”豹子听到有人喊它,就停下来,好奇地回头瞅瞅,像是在捉摸,这大冷的天儿,是谁在后边喊我啊?趁着豹子一愣神儿的工夫,猎人一棒子横飞出去,不偏不倚地就打中了豹子。豹子也会和野鸡一样,被猎人追得无路可逃的时候,就钻头不顾腩了,把脑袋插进雪堆里,以为这样就不会被猎人发现了,因此,被人们称为“傻豹子”。

大烟炮过后,冬捕的人们扛着冰镗、拎着铁锹和抄罗子,开始三五成群地出门活动了。有不怕冷的小孩子脚蹬乌拉滑子跟在身后,一边溜冰一边凑热闹。蹲在冰窟窿边上拿灯笼一晃,瞥见有鱼奔亮儿游过来,拿瓢就舀,超过三五个冰眼,大大小小的鱼就舀满筐了,回家里让女人拾掇出来,够全家老小美美地吃上一顿……

随着全球气候变暖,大烟炮的气象奇观,如今在东北也很难遇见了。“棒打豹子,瓢舀鱼,野鸡飞到饭锅里”的奇闻和趣事,也成了更加遥远的传说。

那年大风雪

□郑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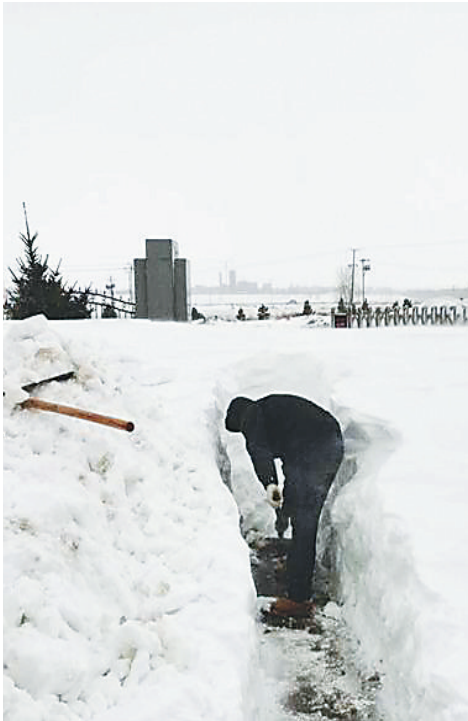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爬到院子中间的时候,才从雪中露出头来,站起身长长地吸了一口气,雪溜腰深。回头再看房子,被雪埋得无影无踪。电子不见了,眼前一片嶙峋的雪丘。我惊奇之中大声叫道:“好大的雪呀!”雪的下面竟然传来了回应声:“有人出去啦?快来人呐!救命啊!快帮我把门打开吧……”呼救的声音起初来自左邻右舍的位置,紧接着全电子到处都有,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这就是1983年4月29日,松嫩平原西部的一场大风雪留给我的最初印象。这场大风雪也掩埋了当地所有人关于大雪的记忆,超越了当地有关大雪的所有记录。巴哈西伯村,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,几百户乡亲,我想,我终于有机会给你们帮大忙了,既然我能出得来,我就有办法让大家都出来,虽然当时我还仅仅是个小学生。

这场雪,是从4月28日下午开始下的,雪花特别大,飘飘洒洒,柔和而湿润。有人说,都开春儿这么长时间了,下也不大,下大也站不住,常言说得好,春雪不过午嘛。4月29日早上,我在大惑不解中琢磨,按说早就应该到亮天的时间了,可还是一片昏暗。我听见母亲在外屋用力地推门声,一边推,一边在说,坏了坏了,门开不开了。我迅速穿好衣服和鞋子,跑到外屋,弟弟也跟了出来。

我让母亲躲开,带着弟弟一起冲撞房门,撞了几下,门才开了巴掌宽的缝儿,就纹丝不动了,雪太厚了。母亲说回屋去找工具,我则用手快速地从门缝的上部往屋内扒雪,弟弟在下面扒雪,门缝儿越来越大了。我渐渐地挤出了房门,大把大把地扒雪,弟弟不停地把雪扒进屋内。很快,房门大开了。我定了定方向,猛然扑进雪里,我判断院子中间的雪不一定有多厚,实在不行,我就继续向前,摸上柴垛,那上面的雪一定不厚。

冲了几步,就变成了爬,而且呼吸逐渐困难起来。我一手擎在脑门儿前,一手拍打雪,使面前有些空间,喘上几口气,就继续爬。这时我听见母亲在问,你二哥哥上哪去了?弟弟回答,钻到雪里去了。母亲就焦急地喊,不行啊,快回来吧!喊着喊着就变成了哭喊。我一边说着“没事儿”,一边从雪中爬了出去。

我扯开嗓门儿喊道,都别着急,把雪从门缝往屋里扒,门就能打开了。真灵,呼救声瞬间停止了,一定都在扒雪。我在院子中和房门之间“扑腾”了几个来回,房门露了出来,就算开出了“道”。姥爷找到铁锹,去挨家挨户帮着开门,父亲也出去帮忙。姥爷开始点火做饭,大哥刚要起床,妹妹还在睡懒觉。我蹬着雪出去,又喊着告诉了一些人家开门的方法。



东北的大雪。

当家家户户的门都打开,雪清理个差不多的时候,突然有人拍着大腿大呼,完了完了全完了,大田的苗儿刚出来,这下可毁了!今年的口粮都别寻思了,等着挨饿吧。有人安慰说,不一定,兴许禾苗冻不死呢,再说还有组织上呢。吃完早饭,我带着弟弟妹妹去上学,跋涉到学校附近才发现,学校“没了”,被雪盖住,变成了“雪山”。没办法,只好“放假”了。雪还在下,积雪的平均厚度超过了1米。底层的雪在不断融化,形成水流,汇集到了低洼处。到了晚上,气温骤降,雪水冻成了冰。

据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》记载,1983年4月28日至4月29日,全县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风雪袭击,造成交通、通讯、高低压输电线路中断,停电,停水,致使6人死亡,倒塌房屋295间,冻死大牲畜4718头(匹),冻死羊8044只,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290万元。不仅如此,扬水站等大型农田水利工程,也都悉数毁于大风雪。

根据后来的估测,这场大风雪的降雪量虽然很大,但是,单凭降雪的平均厚度,是不可能造成封屯闭户的后果的。由于大风的缘故,才使得村屯被大雪吞没。降雪初期,刮了短时间的南风,接着就是大北风,房前大量积雪,直至高过房顶,野外的雪被风吹进屯里,埋没了整个村庄。大风雪过后,野外的雪层厚度只有30厘米左右。

4·29大风雪堪称松嫩平原气象史上的一个奇迹,然而,大风雪过后,人们见证了又一个奇迹。被冰雪“折磨”了好几天的禾苗,不但没有死,还活得特别有后劲儿。后期播种的庄稼,也都赶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好墒情,加上夏秋两季风调雨顺,这一年的农业生产竟然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。于是,人们便忘记了雪灾之痛,说这是“瑞雪兆丰年”。